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陳榮華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A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陳榮華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 陳榮華著--二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6[民 95]

面； 公分

ISBN 978-986-00-6575-6 (平裝)

1.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7.71

95018077

統一編號 1009502431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作 者	陳榮華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	李嗣涔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 (02) 33663993 傳真 (02) 2363-6905 E-mail: ntuprs@ntu.edu.tw

2006 年 10 月二版

ISBN 978-986-00-6575-6

GPN 1009502431

定價：新臺幣 300 元

序

海德格哲學很難，這幾乎是哲學上公認的。我想這有兩個理由。首先，海德格常自創新字，讓讀者難以瞭解。但這點並不難以解決，因為即使在閱讀古文時，也是滿紙看不懂的新字。我們只要參考註釋，根據脈絡，就可以瞭解它的意義了。我認為，海德格哲學的困難，主要由於它顛覆了我們一般的想法。初唸哲學的人，難免認為哲學是重理性的學問。哲學系內的基本課程——尤其是西方哲學方面，大部份是討論哲學家提出的論證，因此哲學似乎成為關於邏輯推論的學問。即使不是哲學系的學生，大都承認亞里斯多德「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名言，甚至以成為一個理性人為傲，因此，理性成為解決一切知識難題、獲得真理的唯一途徑。而且，理性又創造了各種科技產品，解決人類生活的困難，帶來方便。所以，在現在的社會裡，大部份人都承認理性的權威，認為它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

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問：「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句話，是否可以由理性證實呢？至少，亞里斯多德沒有提出證明。在西方哲學中，似乎也沒有哲學家嘗試證明它。它是否不證自明呢？若是，為何它是不證自明的？若不是，則它僅是一個假設。但為何要假設它，而不假設別的？若它是假設，則它沒有必然性。那麼，有沒有更適當的假設呢？又何謂更適當的假設呢？當我提出以上的問題時，是否仍表示我是一個理性的動物呢？是否我已超出理性，在另一個領域中反省理性呢？若是，這個領域是什麼？它是真實的，或是虛幻的？這些都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在中國古典哲學裡，根本沒有「人是理性的動物」觀念，不過，古人不是正如西方哲學家那樣，都擁有哲學知識嗎？「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宇宙論知識、「人皆有惻隱之心」是人性論知識、「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基本上是

IV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倫理學義務論的主張、「聽之以氣。氣者，虛而待物者也」可以說是知識論的主張。我們難以否定這些都是哲學知識，但它們都不是由理性而得。並且，除非我們非常獨斷，否則我們都難以否認，它們包含了一部份的真理。那麼，古人是如何知道它們的，並且，它們出現在哪個領域裡？這個領域是否比理性的領域更為基本？

海德格不反對理性，他承認理性可以帶來知識和真理。他的思考是更深入的，他要追問，理性是不是人的瞭解的基本活動，它帶來的是不是基本的知識？是否尚有更基本的瞭解活動和領域？若有，是否根據它們，可以讓我們明白理性的有限性呢？海德格承認有這種活動和領域。不過，由於它比理性更為基本，則對於習慣運用理性的現代人而言，這個領域非常陌生，因此也是難以瞭解的。他的哲學來自一種比理性更為基本的瞭解活動，他描述的領域也比理性的領域更為基本。但這不是說，我們從未有過這種活動，也不是說我們從未到過這個領域，反而，它深藏在我們個人的心坎裡，撫慰著我們的心靈，是我們的本性、我們終極的家園。海德格指出，由於現代人忙於追逐外物，所以早已「離鄉背井，流浪於外」。對於久別家園的現代人，回到故鄉是溫馨歡愉的。海德格哲學彷彿是一道光芒，照亮我們心中的家園，讓流浪於外的我們回到久別重逢的家裡。然而，這個家園雖是似曾相識，但也是非常陌生的。要重新認識它，不僅需靠努力，還要靠一些天分，缺一不可。

首次接觸海德格哲學時，往往好像看到一幅抽象畫。對於它的各部份，我們似乎都看得懂，但卻不明白它們為何如此組合，也不知道它的整體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看懂它呢？通常，如果有人指出這幅畫的整體意義，則整幅畫及它的細節立即變得豁然開朗、充滿意義、令人歡愉，甚至手舞足蹈。所以，在看畫時，雖然我們的視線通常只注意它的部份，但我們必須先看出它的整體意義，才能瞭解它的部份。可是，如何才能看出它的整體意義呢？這不是靠邏輯方法，也不是靠一瞬間的直覺，而是要靠個人的努力和天分，缺一不

可。

初次閱讀海德格的著作，也有同樣的情況。我們可以看懂各自獨立的句子，卻看不懂整個段落，更不用說整本著作了。所以，我們往往匆匆看了幾頁後，便無法繼續，毅然放棄。一方面，這是由於我們尚未明白它的整體意義，故難以連貫各句子的意義、構成一個意義整體；另一方面，因為我們不自覺地根據一般的思考方式去瞭解它的語言，因此發現它跟我們的經驗難以配合，便認為它不可理解，甚至是怪誕荒謬的。

其實海德格也明白一般讀者的困難，所以，他在各章節的開始時，都先說明該章節的整個工作，讓讀者先行瞭解它的整體意義。其次，為了避免讀者以一般的思考方式去瞭解他的哲學，他常自創新的詞彙。他最常見、也是最著名的自創詞彙就是 Dasein，本書譯作「此有」。兩千多年來，哲學家對於人的意義，已給出無數的定義。所以，當我們聽到「人」這個字時，會不自覺的以傳統意義去瞭解它。海德格為了避免傳統意義的入侵，根據他自己的哲學主張，將人命名為 Dasein。這字的字根，意指存有在這裡。人的基本意義是指存有在這裡，由於存有在他這裡，所以人瞭解存有，因此，根據海德格，人的基本意義是他瞭解存有。

當海德格使用 Dasein 來定義人時，他一方面要打斷讀者的一般想法，另一方面要重新定義人的意義。不過，由於這個定義是嶄新的，故在初次接觸它時，我們難以瞭解它的深義，反而覺得它非常空洞和不合常理。並且，對於首次出現的新詞彙，海德格都不會詳作定義。這不是海德格的疏忽，而是他的哲學使然。在海德格，瞭解一個詞彙，不是要把握它的概念，而是要讓這個詞彙所指的事物，顯示出來，讓我們看到；並且，要深入瞭解它，也不是要更深入地定義它，而是要在不同的脈絡上應用它，讓它的意義更形豐富。

我們以一個中國哲學的例子來說明。孟子說：「人皆有惻隱之心。」要瞭

VI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解這句話，不是要獲取它的概念；在瞭解這句話後，也不是在我們的心靈中多了一個概念，而是它改變了我們，瞭解它與概念完全無關。要瞭解它，或許我們要開放自己，讓惻隱之心自然顯示出來。我們或許可以設想自己看見孺子將入於井，反覆看看惻隱之心會否油然而生、顯示出來。若我們看到它顯示，則我們瞭解孟子這句話，並且，從此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再者，若要深入瞭解它，不是要更深入反省它的內涵，而是要瞭解它在不同的脈絡下顯示出來的意義，再將這些意義全部連貫起來，構成一個更豐富的意義整體。例如在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敦親睦鄰、朋友交往時，惻隱之心會顯示出不同的意義。當它出現在新的脈絡時，它顯示出新的意義。無盡的新脈絡，會有無盡的新義，那又怎能給它一個固定的定義呢？

所以，在接觸海德格的哲學詞彙時，我們盡量不要以一般的觀念強套在它之上，而是開放自己，根據當時的脈絡去瞭解它，讓它的意義自然顯示，然後再看它出現在其他脈絡上的意義，盡量一致解釋它們，組織成一個意義整體。於是，在新詞彙出現時，我們必須根據脈絡，反覆思量其義，牢記於心，在它下次出現時，再次在其脈絡上瞭解它，連貫它以前的意義。若它們的意義相通，則表示我們的瞭解是正確的；若它們不相干或甚至是矛盾的，則必須重新檢討，直至它們再度相通。在許許多多的意義裡，只要一旦組織出它的基本意義，則其他脈絡下的意義便會迎刃而解、瞭然於胸。

再者，由於海德格的哲學詞彙要在脈絡上瞭解，但脈絡環環相扣，故只要誤解其中一個，其他的詞彙亦會同遭誤解。反之，若能正確瞭解其中一個，則彷彿打開一條通道，只要沿著它，就可以通達到其他的詞彙去，彼此相連，構成一個完整的意義。「君子之學貴慎始」，在閱讀海德格這本著作時，必須在開始時建立正確的瞭解，在它的引導下，才容易貫通全文。

我建議，讀者要細讀此書的首頁。此頁雖然只有區區數行文字，但卻指出全書的要旨及其進行方式。其次，它的導論共有八節，這也是必須熟讀的。其

中第二節和第七節關於本書的方法論，它看似平淡無奇，其實是相當革命性的主張。它顛覆西方傳統哲學的方法論、修正胡塞爾(E. Husserl)的現象學、深刻影響當代的詮釋學，又提出新的真理觀。這兩節是一個可讓人無盡發掘的寶藏。《存有與時間》一書，其實只是分析人的存有，它百轉千迴，但仍在這個方法論的限制下。在第四節，海德格提出兩個重要觀念：存在(Existenz, existence)和此有(Dasein)，讀者宜反覆閱讀、仔細玩味，始能扼要明白人的本性。第九、十二和十三節是對人的存有作全盤性、鳥瞰式的簡介。這也是必須用心閱讀的。讀者若能明瞭以上數節，其他的篇章大概不會有太多困難了。

本書是《存有與時間》的逐節分析。我通常先把各節分成幾個小點，然後逐點說明，不過，我也非常重視它們的連貫性。在每個小節的最後，通常我會指出上文與下文的相關性。所以，雖然此書是逐節分點闡釋，但亦是一本連貫完整的著作。不過，讀者若要深入瞭解海德格，最好把此書與海德格原書一併閱讀，因為這才是踏實的學問工夫。

《存有與時間》有兩個英譯本，一個是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翻譯的 *Being and Time*，另一個是 J. Stambaugh 的 *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Sein und Zeit*。在我的書中，我採取前者的翻譯，因為我認為它的文字組織較接近原著。並且，譯者提供很多值得參考的註釋，對原書的瞭解有很大的幫助；後者的譯文力求通順，但在文字組織上卻似乎較為失真。不過，它把海德格後來在此書中所作的批註一併譯出，若要瞭解海德格哲學的後期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

十多年前，我開始在臺灣大學講授《存有與時間》，至今已有兩名學生因為無法看懂此書，在我跟前落淚。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以喜，是由於在目前的重利文化下，竟然還有年青人為哲學而哭；以憂，是由於在英文書籍中，已出版多種闡釋《存有與時間》的書，但中文版卻尚未出現，以至喜愛哲學的人，難以瞭解它，亦因此難以接近當代歐陸哲學。今年是我的休假，我根據授課時

VIII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的資料，希望以平易近人的語言，說明此書的深義。我相信，即使我的工作不是十分成功，但也絕不是一篇失敗之作。可是，要瞭解海德格，最後還是要靠讀者的努力與天分，缺一不可。

最後，這本書之能完成，我要感謝那兩位在我跟前落淚的學生，沒有她們的眼淚，我不會有寫作的動力。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我忙於工作，疏於照顧他們。我還要感謝臺灣大學哲學系的林正弘教授，沒有他的幫助，此書無法出版。

陳 榮 華

2001.3.10

目次

序	III
首頁：本書的目的及進路	1
第一章 導論 (¶ 1—8)	7
附錄	31
第二章 此有的存在分析：一個簡略的說明 (¶ 9—13)	33
第三章 在世存有的世界及世界性 (¶ 14—21)	45
第四章 周遭世界的空間意義與此有的空間性 (¶ 22—24)	63
第五章 此有與別人共存的存在方式 (¶ 25—27)	73
第六章 此有的在存有的三個存在性徵：際遇性、瞭解和言談 (¶ 28—34)	87
第七章 此有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及沈淪 (¶ 35—38)	119
第八章 此有的存有：關念(Sorge, care) (¶ 39—42)	131
第九章 對傳統哲學的實有概念和真理概念的批判 (¶ 43—44)	143
第十章 此有與死亡 (¶ 45—53)	159
第十一章 此有的本真存在 (¶ 54—60)	183
第十二章 關念的意義：時間性 (¶ 61—66)	205

II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第十三章 從時間性說明此有的日常生活 (¶ 67—71)	227
第十四章 時間性與歷史 (¶ 72—77)	247
第十五章 從時間性說明一般的時間概念 (¶ 78—83)	261
參考書目	283

首 頁：

本 書 的 目 的 及 進 路

2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本書的首頁是一篇沒有題目的文字。大體上，海德格是要說明此書的目的及進路。他首先引用柏拉圖(Plato)《辨士篇》(*Sophist*)的一句話，指出我們總是以為瞭解「存有」一詞，¹但當深入反省時，卻發覺它並非如我們所瞭解的，因而覺得迷惑了。

對於使用中文的人，並沒有如柏拉圖所說：「總是以為瞭解『存有』一詞」。在中文，存有是一個專門的哲學名詞，不是一般常用字，所以它不是一般人瞭解的詞彙。但在希臘文、德文和英文，它卻是非常普通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若不瞭解此詞，幾乎是不能說話的。我們以英文來說明這點。在英文，存有是 Being，Being 是 to be 的名詞，而在很多基本語句中，都要使用這個字。例如，**I am a boy, this table is round, the world is wonderful** 等等。當我們說這些語句時，我們是瞭解它們的，那麼，這亦即瞭解其中的 **am** 和 **is**，故是瞭解 Being 了。

在中文，以上語句的翻譯是：「我**是**一個男孩子」，「這張桌子**是**圓的」，「世界**是**美妙的」。這裡的「是」基本上是一個繫詞，它把主詞與賓詞連繫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句子。不過，從另一個觀點看，「是」將主詞的意義說了出來。例如，「是」說出了「我」的意義是男孩子，「這張桌子」的意義是圓的，「世界」的意義是美妙的。那麼，當我們說：「某個東西是…。」時，我們是要指出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哲學上，哲學討論的是最基本的課題，那麼，當我們說：「某個東西是…。」我們是要指出這個東西的基本意義。對於這個意義，通常我們稱為存有。

¹ 其實，柏拉圖原文是使用希臘文的一個現在分詞 *on*，意指存有著，而海德格也將它譯成德文的現在分詞 *seiend*，也是指存有著。但我在本文卻將之譯成存有，因為海德格接著立即把它關連到下文所說的存有(*Sein, Being*)去，這樣的翻譯似乎使上下文看起來較為連貫。並且，在海德格的哲學中，存有不是指靜態之物，而是指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以存有翻譯 *seiend*(存有著)在意義上也是可行的。

現在，當我們說：「我是…。」我們通常都瞭解這句話的意義，不過，我們真的瞭解嗎？我們瞭解「我」的基本意義嗎？「我」到底是什麼，？「我」是一個靈魂嗎？肉體嗎？為何靈魂會被困在肉體內呢？「我」是一堆單純的物質組合嗎？若是，為何「我」又有各種慾望呢？「我」從何而生？死往那裡？於是，深入的反省讓我們對「我」的存有困惑了。

同理地，桌子的基本意義是什麼？是由於它有一個桌面嗎？由於它有高度、寬度、硬度和顏色嗎？它只是科學家所說的原子嗎？為何現在是桌子，多年後會變成一堆廢物呢？再者，世界又是什麼？是一切客觀事件的整體嗎？但我的世界裡不是還有快樂、歡笑、悲傷和痛苦嗎？孔子的世界似乎不同於我們現在的世界？天下間只有一個世界嗎？只要深入反省，各東西的存有都令我們萬分困惑。

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已經開始討論存有，但至今找到適當的答案了嗎？海德格認為，不僅尚未有解答，現在的人甚至已經遺忘了存有問題，不再追問它了。於是他認為，我們有必要再次提出存有的問題，追問存有的意義。所以，他指出他這本書是要具體完成存有意義的問題。在這裡，我們要注意，海德格所指的「問題」(Frage, question)，²具有特別的意義。通常，「提出問題」是指我們向某人問一個問題。例如，我問：你要到那裡去？這樣，我就是把問題完成了。但顯然地，海德格不可能只要我們去問一個問題，問完了就結束。其實，提出一個問題是要繼續追問下去，直至得到答案。所以，提出一個問題基本上是指進行一個探索(Frage, inquiry)，而完成一個問題是指完成一個探索，得到答案。所以，當海德格說，此書的目的是要完成存有意義的問題時，他是要探索存有的意義，直至得到答案。在下文，我會常使用「探索存有」和「存有意義的探索」來代替「存有問題」和「存有意義的問題」，因為我們實際上是要進行一個探索，不是僅提出一個問題。

² 在本書括號中，若有兩種外文，則前面的是德文，後面是英譯。

4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在剛才的例子裡，我們提出「我」、「桌子」和「世界」的存有，這似乎是說，這是三個不同的存有，它們各有不同的意義。但現在海德格卻說，要具體完成存有的意義。顯然的，這不是指各東西個別不同的存有，而是指存有一般的意義(*der Sinn von Sein überhaupt, the meaning of Being in general*)。海德格也曾用過這個詞彙。(SZ 15, BT 31)³的確，哲學的基本興趣是討論最基本的課題，而存有一般當然比「我」、「桌子」和「世界」的存有更為基本。所以，海德格是要討論一切東西的存有，探索其意義。

不過，我們對「存有」一詞早已有很多誤解。既然自柏拉圖以來，都沒有正確瞭解存有，那麼，整個西方哲學都是誤解存有，而真正的存有意義被遺忘了。對於海德格，西方傳統哲學大體上認為存有的意義是手前性(*Vorhandenheit, presence-at-hand*)，這是說，存有似乎是一個擺在我們前面的東西，一個實體。對於這樣的存有，西方哲學有不同的解釋，如柏拉圖的理型(*idea*)、亞里斯多德的形式(*form*)和質料(*matter*)、中世紀的上帝、現代哲學的心靈(*mind*)與擴延(*extension*)、德國唯心論的心靈或主體(*subjectivity*)、經驗主義的經驗與料(*sense-data*)或事件(*fact*)等等。然而，無論如何，以上各種主張，似乎總是視存有為擺在那裡的、呈現於某處的一個「在」(*Anwesenheit, presence*)。傳統哲學中的存有，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那裡。

海德格不認為存有的基本意義是手前性的「在」，或一個實體性的「在」。我們或許可以說，存有(*Sein, Being*)的基本意義是「去存有」(*zu sein, to be*)，用較簡單的話說，這是指「延續下去」。我們若把存有的名詞意義，改變為動詞意義，便較契合海德格的意義了。一個東西若只是一剎那的「在」，則它是不可瞭解的，亦即，它不可能存在。換言之，一個東西要成為一個東西，它必

³ SZ 是指 Heidegger, M., *Sein und Zeit*,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and 2,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7。BT 是指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 trans.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須能夠「延續下去」，這是說，由於它能夠「延續下去」，所以它才「在」。但我們不能反過來說，由於一個東西「在」，故它才能「延續下去」，因為只有「在」的東西，不一定會「延續下去」。於是，討論一個東西的存有，是討論它的「延續下去」的方式。「我」、「桌子」和「世界」各有不同的「延續下去」的方式，這是它們各自的存有。但是，一切東西既然已經存在了，則它們也有一個「延續下去」的方式，這就是它們的存有了。海德格是企圖探討萬物的存有。

中國哲學的「道」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海德格的存有，不過，我們必須先刪除道概念的實體意義。若從海德格哲學的觀點看，道不是指實體，它是從此到彼的過程。一個事物在道上，亦即在過程中。當事物在過程中，它有其「延續下去」的方式。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道，客觀事物有客觀事物之道，藝術品有藝術品之道，用具有用具之道，甚至人有人道、父有父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萬物有萬物之道、歷史有歷史之道。不過，我們要注意，不是由於它是某一客觀事物，故顯出客觀事物之道，而是我們要反過來說，由於它在客觀事物之道上，所以它是客觀事物。同理的，由於一物在藝術品之道上，故它是一件藝術品。根據相同的觀點，則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是父，故他顯出了父道，而是由於他在父道上，故他是父。若人只有父之名，而不行父道，則他無父之實。同樣，由於他在君道或臣道上，故他是君或臣。所以，道是最基本的，它讓一物成為一物；同理的，存有是最基本的，它讓存有者(Seiendes, entity)成為存有者。

儒家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是指萬物的「延續下去」是在陰陽交替的方式上。老子的「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是談論萬物之「延續下去」的方式——道。海德格在他的寫作計劃中，其實也是希望說明這個萬物「延續下去」的方式。中國人稱之為道，而海德格稱之為存有或存有一般。

不過，海德格認為，要正確瞭解存有，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觀點。這正如我們要正確瞭解《論語》，必須預設它是一本討論道德哲學或政治哲學的書，而

6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不能預設它是有關數學物理學的。對於瞭解存有意義的適當觀點，海德格在這裡預先告訴我們，它是時間。沒有觀點，則我們無法瞭解對象；但有了觀點，則它限制我們瞭解的領域。因此，觀點規範出一個領域，對於這個領域，稱之為視域(Horizont, horizon)。於是，海德格認為，我們必須首先說明時間的視域，再在此視域中，才能瞭解存有的意義。於是，此書的初步工作是要說明時間是存有的視域。要瞭解存有，就要以時間為視域，故此書稱為《存有與時間》。